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三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貢生臣莫與儔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三十一

唐

白居易

原本

孔傳續撰

明堂

宋

辟雍 二

太子 四

公主 六

封建 八

皇極

明堂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

一

白天子布政之宮

內有太室
體象天地

明堂之制

上圓下方四達
八憲九室三十

六戶據坤靈之正位

順陰陽
以開闔

合宮總章

黃帝曰合宮
虞舜曰總章

複廟

重屋

八達
九房

辨其方位

正天子
之位也

明諸侯之尊卑

明堂
者也

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天子立明堂者所以正四時

之序敦五教之本

在國之南
也白虎通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

文選序

五位東西九筵

南北
七筵

室容二几

周禮明
堂制

下之燥濕不能

及上之寒暑不能入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人知節也

晏子春秋明堂之制

夏制

三十室堂修二十七廣四修一五室九階
白盛盛謂屋炭堊牆也五室四步三尺

九階四旁兩挾窻門
殷制殷人重屋複竿也堂修七尋
室之三室三之一也

故名周制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重屋堂崇一筵五室每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

以筵宮中以尋塗以
黃帝明堂圖漢郊祀志太上北趾
几中舉四壁內也

明堂奉高旁濟南人公玉帶上黃
不登左傳曰勇則害
帝明堂圖注云公玉姓帶名也

李尤明堂銘曰布政之宮上圓下方體則天地政則陰
其旁春恤孤幼夏近
賢良秋勵武冬進賢

孔勸興明堂陳子昂垂拱初詔問
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即上言曰昔黃帝含宮有虞

總章堯衢室夏世室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

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
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

陸下為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

明 瑀飾譎恣侈而

不瀆

王求禮為左拾遺監察御史時后方營明堂瑀飾譎恣侈而不瀆求禮以謂鐵鸞金龍丹雘珠玉乃

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

督作

則天皇后武氏詔毀乾元殿為明堂以浮屠薛懷義

為使護督作

通天宮

萬歲登封元年三月丁巳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

布政之宮

張

賢傳王方慶上言布政之宮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

大享

陳貞節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

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己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

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徹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謹誼以為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修德

俄復營創殫用極侈詭禳厥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廷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

序

文昭武穆

複廟重欄所以序文昭武穆楊炯少室山少姨廟碑銘

典制不可常

王聖

示儉或有剪蒿為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典制不可常孔穎達明堂議

景已之地

鄭元則在國之

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已之地顏師古

飛翬如雲之殿

韓文周公之政焦心勞思日夜成方

寸已非坐夫總章左个而後思後王之飛翬如雲之殿餘萬拱易其名為明堂耶

軒轅草圖義

和練日

景星明堂賦

景星耀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張

同上

瞻少陽而舉措

獻房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酌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

火木之數同上歲入明堂者十八

張齊賢傳王方慶言舊說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

月告朔十二四時迎氣四巡狩之歲一

貴誠訓儉

孔穎達席惟橐秸器尚陶匏牲用藹粟以貴誠服

大裘而訓儉

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

魏徵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

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丈尺之制則

並隨時立法

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

禮樂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

因事制宜 堂以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自漢以來諸

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不能合

古然推其本旨要于布政交神於王

引天地四時風氣

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何必與古同

乾坤

為之者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為倣象而衆說亦不克成

至于

高下廣狹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

魏徵謂五室重屋上圓下方上以祭

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為如此者多同至于高下廣狹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顏師古

曰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為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

高宗時改元總章

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

而高宗依兩議以帝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頒其制度至取象璜上設鷗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明堂規制總章三年具明堂規制下詔其明亦不能成明堂規制堂院每面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院四隅各置重樓其四墉各依方色堂周迴十二門二十四窻堂心八柱外置四輔上以清陽玉葉覆之詔下之後詳議未決通典

準水臬

攢雲梁李白賦

層簷屹其霞嶠廣厦鬱以雲

布同上九室窈窕五闌聯繇同上雲楣立岌以橫綺綵栢攢

藥而仰天同上玉女攀星於網戶金娥納月於璇題藻井錯

以舒蓬天窻絕翼而銜霓同上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度延列位西八東九白虎列序而躡

跪青龍承隅而蚺蟻同上

納六服之貢受萬邦之藉張龍旗與虹旌

攢金戟與玉戚

延五更進百辟同上

鼓大武之隱鱗張鈞天之鏗

訇

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冒冥也同上

辟雍二

白左制辟雍

在明堂之左文選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涖止

造舟為梁

文選

又造舟清池維水泱泱乃營三宮

謂明堂辟雍靈

也白虎通曰

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教化辟者象璧之圓以施法天下雍壅也壅之以水象教化

流行又云辟積也積天下
之道德墜天下之殘賊
詩於樂辟雍文王知鳥獸得

政通既合樂以詳之於喜樂乎
諸在辟雍者言感中和之至也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
四方攸同

皇王辟雍禮統曰辟雍
教化天下也
王制天子曰辟雍圓如壁以水

如偃蓋諸侯曰類半無水夏天子重屋諸侯
宗廟殷天子廟諸侯世室
三雍漢武帝

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注謂辟雍
明堂靈臺言天地君臣人民皆然
建三宮之文質彰

厥職之所宜終軍書三宮班
政有文質也
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

更注後漢明帝辟雍海流道德
富孔以禮樂明和天下歸崇敬
建議古

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環繞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為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

或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

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為辟雍省斯禮止于辟雍凡學官春釋奠于其先師斯禮

止于辟雍劉禹錫奏記論學事或言或歌講述古今呂道州凌煙閣勳臣虞世南贊於樂

辟雍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言或歌講述古今其徒八千纓弁森森獾狍羌髻咸詠德音羽林狐兒亦垂青襟

水木周繞呂延濟注文選闕居賦園水為辟雍張齊賢傳王方

慶言正室為太室向陽為明堂建學為太學園水為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

靈臺

三

白右立靈臺

文選云靈臺在明堂之右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動時

登爰考休徵

文選

馮相視祲

祲氣也

祈禘禳災

禘禘也

經始靈

臺不日成之

詩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謂文王造靈臺也詩

九仞臺

其高九仞在國之南

夏曰臺

殷曰臺

周曰臺

王者升靈

臺望元氣吹時

觀天文之變

洪範傳天子立靈臺所以觀天文之變而候日月

崇上帝

晉尚書陸機策秀才文曰明堂崇上帝清廟寧祖考辟雍班教化太學講藝文諸儒論之皆異

蔡邕謂之一物何也紀瞻對曰取其宗禮之順曰清廟取室之貌曰太室取堂曰明堂四門之學曰太學取園

曰辟雍也孔歸崇敬

見辟雍門

候辰次災祥

薛願固弓為道士帝築觀九蕞山即祠建

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

天子占候之所

呂向文選開居賦靈臺傑其高

時注云臺名天子占候之所

考校歲時政理

張銑注文選靈臺詩靈臺天子觀氣候之臺靈

臺既高天子勤力而升于此以考校歲時政理善惡三光通其精曜五行布其次序也

太子

四

白明兩

作離

繼明

易曰明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一人元良萬邦以

貞

太子之謂也

敬保元子

成王顧命

聖敬日躋

齒學

禮行一物而三善皆

得者唯太子而已其齒學之謂也故太子齒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又有

兄在又有君在此三善也

恭敬温文

禮

朝於王季日三問內豎安否

如何

文王為世子也

侍膳

傳太子奉家祀社稷之

撫軍監國

行君

則守有守則從從

羽翼已成

漢高欲廢太子太子徵四皓到帝知太子羽翼已成

遂不廢

監撫餘閑

文選

東朝乾之長男

合符雷之象

居明

立之佐游雷震也

繼正體以為大本

毓明德而居少陽

位尊儲副

德茂元良

博望之苑

承華之門

出龍樓而奉詔

入虎闈而齒胃

太子承萬代之

業

漢書

搖本漢高欲廢太子叔孫通曰太子天下之本

嬖

子配嫡亂之本也

傳

銅龍樓

太子宮樓

辨惠對日

晉明帝年數歲元帝

指日問長安與日孰遠曰日遠只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帝異之它日大集賓客問之曰

日近帝問之曰舉五勝帝王紀晉平公使叔譽聘周見首見日不見長安太子晉與之言晉五勝之叔譽

三窮歸告公曰太子年十五臣不能與之言君其事之問安侍膳文王為世子

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武王帥而行之諫春秋外傳靈王二十二年殺洛闢將沒毀王宮王將墮之

太子晉諫吹鳳笙太子晉吹鳳笙於洛濱作樂山海經祝融生太子長琴是時處瑤

山作瑤山之樂也晉太子出會在三恪下羣臣見儀晉尚書符

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國子博士車備議朝臣宜朱

構憤拜則案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慶太子稱叩

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太寧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

壺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唯施天朝宜

構憤而已前星漢書五行傳曰心火星天朝議多同前星王星也前星太子星也鶴禁漢宮闕

鶴太子所居之地凡人不得輒入故云鶴禁也
少海昔天子比大海
日重光月

重輪山重暉海重潤

崔豹古今注曰明帝時為太子樂府詞云云

教導必

以禮樂

禮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

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太傅少傅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

教諭德成

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故教諭而德成也

師也者

教之以事而論諸德也

樂正司業

父師司成

抗世子之瀆於伯禽

成王幼而不能蒞祚周公抗世子之瀆於

伯禽使與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二疎

四皓**明兩**

在三

三謂君父師也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賈誼云太子所宜也

嗜鮑

賈誼書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

發發嗜鮑魚太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可以養太子哉襁褓之教授經漢

桓榮授齒學見親拜晉賀循字彥先世為儒宗除太子經太子親往拜之喜

頌漢太子喜王褒甘泉及洞簫游洵雷之講肆齒明離頌頌太子令左右皆誦之也

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生吹銅大戴禮曰古者生太子太師吹銅而御戶

注銅律也吹之以和氣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左傳接以太牢桑弧蓬

矢六射天地四方甲觀畫堂甲觀畫堂誕彌厥月詩

大也彌終也謂后稷生也繼體之慶岐嶷魏明帝生而文帝愛之常在左右數歲而有岐

嶷疾玉體不安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

忽忽不樂

漢太子體不安忽忽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官娛侍太子朝夕平復乃歸

死

思子望思

漢戾太子死後武帝思之作思子宮歸來望思之臺欲其魂來也

苑空博望

門閉承華

道行三善

天奪九齡

賓客四皓

漢張良令太子作書與商山四皓卑辭安

車請以為容

博望苑

漢武帝立子據為太子起博望苑以通賓客即戾太子

羽翼已成

調護孔英果

鬱林王恪帝初以晉王為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已甥

邪且兒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可知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慕不定則敗况儲位乎帝意乃止

建太子以自副

惠昭太子寧帝即位進王鄧與禮深洋津四王同封於是國嗣未立李絳等建

言聖人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自副然後人心定宗祏安有國不易之

常道陛下受命四年而冢子未建是開窺覲之端乖謹重之義非所以承列聖示萬世帝曰善以寧為皇太子也

天下本不可以輕動

莊恪太子永稱事燕豫不能壹循法保傅戒告慙不納又母愛

弛楊貴妃方幸數諧之帝他日震怒御延英引見羣臣詔曰太子多過失不可屬天下其議廢之羣臣頓首言

太子春秋盛雖有過尚可改且天

問儲貳事

李嗣真武后常問嗣

下本不可以輕動惟陛下幸赦

真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

位東宮

李勣晉王為皇太子授詹事兼

左衛率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為嫌也

副貳之

重魏謩進中書門下同平章事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

泣下帝為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謩輔政首發其端朝議歸

重贄道賦

李百藥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嫖無度乃作贄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

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固所望耳

太子正則天下定

姚珽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

珽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

矣專學藝以廣懿德

褚遂良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為朋友深交者易怨

父子殫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傳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

陳申生戾園禍

以諫

裴稹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為太子稹陳申生戾園禍以諫玄宗改容謝之

宗祧是

繫劉洎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

孝友仁愛挺自天資

見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

資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且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官而居以遠嫌也間者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授以良書娛傳察察備員而已非所謂愛之也同上

以佳賓

臣愚以為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目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同上

不素

教

李綱事隋為太子洗馬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

賢者輔而善不肖者導而惡奈何歌舞

召用玉契

崔神慶突

鷹犬織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邪

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官召太子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

况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
誠重謹防萌之意不可不察也
肆救 崔謹由傳初宣

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救患其無端
謹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救為有名帝惡之不答
微

服觀乞寒胡戲 韓朝宗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道路
藉藉咸言皇太子微服觀之且匈奴在

邸刺客卒發白龍
魚服深可畏也
太子天下本 狄仁傑曰太子天下
本本一搖天下危矣
具

禮迎還 后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
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

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
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

舍龍門具禮迎
還中外大悅
仁明孝友 崔玄暉奏言皇太子相王皆
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

異姓出入禁
閨后慰納
監國 杜正倫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
帝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

偽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况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

求立太子

裴度帝暴風眩

中外不聞問者三日度數請到內殿請立太子翼日見帝遂立景王為嗣

請立皇太子維天

下

李珣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

造曲室

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于志

寧諫以為今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為侈麗豈容復事磨礮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宮中數聞鼓聲大樂伎兒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下可罕見官官

邢文偉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

官官文偉即減膳上書曰此者不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絲發揮天資使濟哲文明哉今

史既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荅曰觀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詎能進此藥石丈偉由是

益知

有君人量

李泌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

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

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內外繫心

衛次公貞元

德宗崩與鄭綱皆召至金鑾殿時皇太子久疾禁中或傳更議所立衆失色次公曰太子雖久疾冢嫡也內外

繫心久矣必不得已宜立**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

廣陵王綱隨贊之議乃定徐齊聘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齊聘上書

諫以為禮喪冒頓之裔解辨削社使在左右非所謂恭謹威儀以近有德任官惟**被譖**李林甫皇太子鄂王光賢才左右惟其人之義**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

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
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
訓之不早韋溫太子得

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
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
為太子歡劉訥言沛王為太子

五篇為母喪暢嘗傳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

太子歡母喪王將服三年穆質上疏三年之喪自天子

達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
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

無厭見禮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後太子寢狎亡

降見禮賴遂乞骸骨帝謝曰知卿直士幸卒輔吾兒

李上疏韋承慶雍王為太子遷司議郎中儀鳳中詔太

好浮廣倡優鼓吹謹講戶奴小人皆得親左右承
顏色恐因是作戚福宜加繩察乃上疏極陳其端選正

人輔導

元稹始王任王叔文蒙幸太子宮而挽國政稹
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胡亥之生也詩書

不得聞聖賢不得近被趙高刑餘之人傅之以殘忍戕
賊之術日恣睢天下之人未盡愚而亥不能分馬鹿矣
高之威懾天下而亥自幽深官矣若秦亡則有以致之
也太宗為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後雖
間宴飲食十八人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
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

行嚴師

問道之禮

臣以為高祖至陛下十一聖生而神明長而
仁聖以為是為屑屑者故不之省設萬世之後

有周成中才生於深宮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
哀樂所自况稼穡艱難乎願令皇子洎諸王齒冑講業
行嚴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
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

以名臣左右太子

李固言
進給事

中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言上還
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處調護
地非所宜詔
改它王傅

經義輔導

韋綬穆宗為太子綬入侍讀方
太子幼綬數為俚言以悅太子

它日侍太子為帝道之帝怒曰綬當以經義輔侍講孔穎

導太子而反語此復何賴焉外遷虔州刺史穎

達侍講東宮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孔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剗切

愈侍皇太子王紹宗武后召赴東都擢宴宮中燕王忠帝始為

太子而忠生宴宮中俄而太宗臨以憂死鄭肅詔兼賓客為太子授

幸詔官臣曰朕始有孫欲共為樂經既而太子母愛弛為讒所乘廢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為動容然內寵方熾太子終以憂死睿孝天資太子前星位定拱宸極以昭彰蒼震

氣宣與天地而長久賀冊皇太子表劉禹錫文四嶽仰搖山之高百

川承少海之潤賀蒼震發前星之輝黃禹表重輪之瑞

又行禮之日則屏驛收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

表重離之曜

柳宗元賀冊皇太子

我為太子卿力也

崔羣穆宗立以吏部侍郎

召之勞曰我為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為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贖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卿違朕意不顧家屬也

李泌帝數稱舒

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屬也耶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

皇后

五

賢智

失道

納后

嬪婦

白乃順承天厚德載物

柔順利貞

含萬物而化光

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關雎之德

葛覃

歸安父母以成婦道

兔置

后妃之化也

憂在進賢

無私謁之心

采芣

后妃不妬忌之

美也天立厥配來嫁于周

作嬪于京

天作之合覲天之妹

文定厥祥

親迎于渭

以聽內治

禮天子后立六宮以聽天下之內治月食則后素服修六宮之職

以明

婦順

天下內和

聽女順治陰德

聽內職

和順

陰教母道

母天下

日之與月

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

相須而成也外戚 塗山 有城 姜嫄 太任史夏之興也塗山

殷之興也以有城周之興也以太任內主 淑女之德麗華之容 周禮

以陰禮教六宮陰禮立市后立市並后傳曰並后匹外

戚之助史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金屋漢武曰得

阿嬌當以金屋貯椒房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塗室取

之即陳皇后也椒房溫煖除惡氣也猶天子朱泥殿

上曰丹死喪服天子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

義也桂宮中語膠木后妃逮下上尊宗廟風夜下訓御人

尊卑將無嗜慾用稟仁慈禮服浣濯之衣修蘋藻螽斯

之詠

見於婦德

麟趾之化

或淚竹成斑將思虞舜

二妃聞裂

繒起笑將亡夏桀

妹喜婦人無儀

中饋是儀

為國風之始詩坤

道象易

故能配合聖人易

體資生之仁

合成象之德

助天養萬物

大戴

禮曰陰體先和

婦道承順

修其四德

言容德功

合於六官

禮

穆穆克

敬邕邕柔喜

國語

賢智亂臣十人

九人而已其一人謂文母

關雎

見上

注樊氏忠賢達善於楚國馬后貞素辭寵於漢君

漢明帝馬

皇后為人貞潔衣不加彩帝每幸之輒曰陛下雲雨

班

婕妤辭輦

懿範內令

后之教正也周禮

婦順不修

禮記天子立后以彰

明婦順是以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為之食
故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注蕩
滌去穢惡妹喜妲己褒姒史桀之亡也以妹喜紂之亡也嬖

長門宮

陳皇后妬帝棄於長門宮

竒衰

媚道

同玉輦而恃恩

專金屋而怙寵

殺

皇子

漢成趙昭儀皇后飛燕姊也殺皇子帝遂絕嗣童謠曰燕飛來兮啄皇孫

納后若而

人

傳靈王求后於齊齊侯使晏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

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先王之禮辭也不敢毀不敢譽故云若而人也齊侯許昏使陰黑結之結成也

備百姓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姓生也言廣生息也

五可

晉武帝為太子納妃娶衛瓘女楊后

受賈充妻郭氏之託欲娶賈充女帝曰衛氏女有五可長麗白賢多子賈充女五不可短黑惡妬無子

嬪婦以備內官

傳曰以備內官
煇耀寡人之望

以備嬪嬙

嬪嬙婦
官也

內治

志者天子后六官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馮昭儀之當熊

義班婕妤之辭輦

明智

五不可

見納
后門

以陰禮教九嬪以婦

職之灋教九御

八十一御女
也周禮內宰

正其服

正踰
侈也

禁其竒衰

道

展其功緒

婦功

命婦

九嬪
已下

內人

九嬪
也

內官

夫人
已下

陰事

謂
王

幸御妃嬪
之事也

九嬪

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功
婦容各率其屬而以時御于王所言有

次序貫魚之寵

易貫魚以
官人寵

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堯妻
舜二

也歸妾

燕燕衛莊姜
送歸妾也

宿有妃嬙嬪御焉

左傳吳
王夫差

二妃

舜
葬

於蒼梧之野蓋
二妃未之從也

內寵並后

亂之本也

女史彤管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

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
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進之者著

于左手既御者著于右手

小星

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喻衆妾也

外戚外戚之功

見上

一門三后

後漢梁冀家也

金穴

後漢郭况外戚之富家稱金穴

王氏五侯

漢元后兄弟王鳳等

東漢淪於嬖習女寵肺腑重侯累將
窮貴極富

貴

貴戚

瑣瑣姻婭

外姻孔高祖皇后

高祖順聖皇后竇氏

帝在場帝時多畜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盍以獻徒留
之速罪無益也不聽頃果坐譴後見隋政亂多妄誅
乃為自安計數奏鷹犬異駒場帝果喜擢
將軍因謂諸子曰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
言及天下事

不對

太宗長孫皇后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北
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
託體

紫宮

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臥內
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

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
于朝漢之呂霍可以為戒

請帝納忠容諫

又請帝納忠容諫勿

受良佐

及崩帝謂之慟曰我豈不通天命而割
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並上

罪棄為

婢

高宗廢后王氏因宮中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
銅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

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棄為婢安得尊稱邪流
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

署此為回心院帝
曰朕即有處置

盜威福

高宗皇后武氏已得志即盜
威福帝亦懦昏舉能鉗勒使

不得
專長孫皇后曰

妾於陛下夫婦之重有所言猶候顏
色况臣下情隔禮殊而敢犯嚴顏陳

忠言

立武昭儀

李勣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乃召勣與長孫

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

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配天地象日月

韓瑗王后之廢瑗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

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如滅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

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

承宗廟母天下

來濟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

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如闔雝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

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陛下詳察之

專恣

上官儀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

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為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

之以順人心
家不素顯
武宗賢妃王氏進號才人帝欲立為后宰相李德裕曰才人無子且家不

素顯恐詒天下議乃止
房玄齡謹
太宗皇后長孫氏及大漸與帝

齡久事陛下預奇謀秘計非大故願勿置也
施帷殿上預聞政事
桓彥範中宗復位上

書戒帝曰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帝王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軫繼路

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令皇后無居正殿于外朝深

居官掖修陰教
立后
許敬宗帝將立武后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搆帝私即妄言曰田

舍子賸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
叩閣上表請

立昭儀
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倫德倫者許敬宗甥

瘦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白轉禍為福也義府即代德倫直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留復侍

順宗王皇后性

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

本傳

謹畏深抑外家無毫絲

假貸

訓厲內職有古后妃風同上

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第禍既交

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以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附之愉士甚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之所以遂篡弒而喪王室也

姬姜淑媛

魏徵曰今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

宗姓不育

魏謩李孝本宗

室子誅死其二女沒入宮暮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

十未已莊宅收市疊疊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官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連塵穢之嫌諺曰止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以歌舞入內

禁中

白居易元和四年天子以早甚居易建言乞多出官人憲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入內

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官人猥積李

江淮大旱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官人猥積有怨鬲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閱良家子及

別宅婦人

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驚然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

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閭里以貴致之彼不論朕意故致譁擾乃悉歸所取後官師其

行

德宗配韋氏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

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

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后妃傳序開元時以后

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官尚

儀尚服各三參合前號上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關雎之風

行彤史之化修威德之君惟薄嚴與稟謁不忤于朝外言不內諸闔闕雖之風行彤史之化修

淑範懿行更為內助取充職位中葉以降后妃無大過惡取充職位而已楊氏未

死玄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斂社同妃嬪媵嬙杜牧阿房宮賦

淑麗冠後廷敬宗妃郭氏從旁典籌中宗庶人韋氏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

不相制至是武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為忤

爰舉令圖允資內輔

韓愈順宗

實錄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

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

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

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

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汗缺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修教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唯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

高竇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

厠迹名臣垂榮無窮時有

遇合故見諸事業本傳贊

竇宗自魏迄唐支胄扶疏數百年所馮厚

矣同上外家諸王並封

吉頊后命坐頊頓首曰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

家諸王並封陞下何以知之貴賤親疎之不明是驅請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

抑母黨

武平一時天子暗柔不君韋后烝亂外戚威平一重斥語即自請抑母黨上言陛下天性孝愛

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唯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金榜瑤簪**武平一請推速時權以全親親帝慰勉不許抑損外戚

權寵表

公主 六 王女附

白魯元平陽

烏孫

並公主號

釐降二女

竟妻舜二女見上注

何彼穠

矣美王姬也

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

列侯尚主夫詘

於婦

漢王吉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 公主子後漢

封為列侯皆傳國

違天

荀悅言尚主之制非古也以

也 和親

出降

天女

帝子鼓瑟於湘水

娥皇

仙人

吹簫於秦樓

弄玉學吹而鳳皇至遂升仙而去

貴主平陽

列仙

乘龍下

嫁

隨鳳

主第

宅

車服

不繫其夫下

雜令諸王公主

及官

得親事帳內邑司如客部曲等在市場販及邸店沽賣者出舉

後漢館陶公主

為子求郎賜錢

百萬而

未嫁教於公宮

禮

女之車服不繫於夫棠棣之

華桃李之色

詩皆天子

義絕傍私虔恭正匹

漢書駙馬尚公主也

公主封邑亦置官屬漢書分國之榮孰敢不敬晉書沁水之

園乘綵舟於夜月

漢書有公主於沁水立園

夏侯楙尚清河公主至位

侍漢公孫賀

字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

董偃

與母賈珠於館陶公主家後為公主寵遇

彼

月斯望

在釣惟緡

詩天子之女如月之在望詩言以緡釣魚若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

也築館於魯

春秋

帝乙歸妹

易

王女何彼穠矣美王姬

也見上華如桃李王姬之車

平王之孫

天孫

金枝

亭公主

後漢諸王女皆封亭公主肅宗特封東平王蒼琅邪王京女為縣公主者所生子襲母封

為列侯皆傳國鄉亭不傳

皇孫孔紫袍玉帶歌舞帝前

太平公主則天皇皇后所生

儀鳳中吐蕃請主下嫁后不欲棄之夷乃真築宮如方士薰戒以拒和親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帶折上巾具紛麗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為武官何故爾主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擇薛紹尚之

宰相出

門下

時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同上

陳人間利病

和政公主代宗立屢陳人間利病國家盛

衰事天

折七箸

于琮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七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

廣德

薨

晉陽公主明達薨年十二帝閱三旬不嘗膳日數十哀因以太子羣臣進勉帝曰朕豈不知悲

愛無益而不能已我亦不知其所以然

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萬壽公主下嫁鄭顥主每

進見帝必諄勉薦誨曰無鄙夫家無忤時事又曰太平安樂之禍不可不戒故諸主祇畏爭為可喜事帝遂詔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縣

求為皇太女

魏元忠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

求為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為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強安知禮阿母子尚為天子我何嫌官中謂母氏阿母子故

開府置吏

元忠輔政袁楚

客以書規之曰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監哉幕府者大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

制公主號

宋璟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皇太子名與公主號

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鳴鳩之平昔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敢為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嘆重其賢起

祠堂于墓

李吉甫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

薨有司以請帝命臧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為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陽東平王蒼以為

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謹請裁制墓戶以充守奉帝
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
墳而已吉取門閥者配帝曰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由
甫再拜謝取門閥者配中人厚為財謝乃得遣吉甫奏
自古尚主必謹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
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上平地

生公府

張果帝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秘
少監王迴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

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
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天姬

之貴唐史歲茂穰華日新淑問和公主制皇室淑女
公主贊

傳動循矩灑襄城公主性孝睦動循矩
法帝敕諸公主視為師式慧淑親平公主

慧韶悟華陽公主光豔動天下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
淑韶悟韶悟過人光豔動天下侯王柄臣

皆出其門嘗作詔指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與太平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貨售官降墨勅斜封授之

就第放赦

安樂公主產男滿月中宗章后幸其第就第放赦舊史傳

唐制封戶公主三百長公主止六百高宗時太平公主

武后所生后始踰制

神龍初太平至五千唐宗室

尊公主

長樂公主下嫁長孫

冲帝以長孫皇后所生故敕有司裝齋視長公主而倍之魏徵曰昔漢明帝封諸王曰朕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則長公主者制有安平公主劉異將赴鎮安平入辭等差渠可越也唐史

安平公主

以異姬入從安平左右

皆官人也上盡記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惟何安平曰劉郎聲音上喜安平不妬形於色顧左右曰別與作主人不令與官娃同處主之甄別開元後天子敦睦帝妹防閑織細不遺如此東觀奏記

中宗諸女如之通以三千為限神龍二年閏正月勅公主府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比

親王長寧安樂唯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宜誠新都定安金城等公主非皇后生官員減半其金城公主以出

降吐蕃特宜置司馬至景龍四年六月停公主府依舊邑司 唐隆元年六月勅公主

置府近有勅摠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鎮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通典

皇親

七

公族之教 齒序 公族之刑附

白分寶玉於伯叔之國 時庸展親 敦叙九族 和

睦 貴親 綏族 不咸傳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咸和也弔傷也 既穆

宗枝 戚里 敦睦之情懷柔之道 天孫帝子 金枝 朱邸

貴戚

寵弟

本枝

宗子

維城之固

磐石之安

立愛惟親

書

君子篤於

親

則民興於仁

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

吾宗

傳晉吾宗也

親親

周禮太宰八統馭萬

民一曰親親九族也

人道之先

親親也

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

宗盟

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糾合宗族于成周

親不在外

羈不在內

萬

王族刺桓公奔其九族也

公族朝于內

朝內親也

玄元仙宗

皇家天族

本玄

祖之靈源

分皇家之茂緒

糾合符棣華之詩

信厚如麟趾之日

肺腑

曰臣幸託肺腑言國親如肺腑之附身

葭莩

言輕薄之親也

振振公族

王入朝

侍從

漢定陶王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中山王亦來朝獨從傅上怪問定陶王王對曰今云諸侯王朝得

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問

中山王中山王不能對

輦迎答拜後漢東平王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

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官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至不寧上疏辭之

公族之教

周公踐祚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向方

古者庶子

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向方矣注言知所向也

所以深骨肉之恩

厚枝葉之

庇麟趾

美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理親存愛

禮正也

合族戚君

禮有

合族之道族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注君恩雖可以教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不得以父兄之尊加於君也

睦人

禮

齒序公族朝于內

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

宗廟之

中以爵為位

崇德也

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尊賢也

公與族人

燕則以兄弟齒而孝悌之道達矣

以至尊不自異於親列之中

其族

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殺差也謂燕有差數

宗盟

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周人貴親而尚齒

禮

立敬惟長

親親

長

先親後疎

植曹

表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疎

理親

禮

見親疎之殺焉

禮

君子因族以合

食

合食謂與族人合食

喪紀

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倫之親

公族之刑禮公

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

不於市朝也甸人掌野官也懸縊殺之曰磬也

三宥

獄成

有司讞于公則曰某之罪在辟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乃素服不舉也

公族無

官刑

不剪其類也

雖金枝可貴

三宥必加

而玉律難容

一成不變

宜解

網於竹刑

無縱芥於葛藟

治國制刑

不隱其親

宜准律論難從刑放

傳刑放於寵

雖親惟立愛

而罪則斷恩

威克厥愛

義必掩恩私

不害公

門內之治恩掩義

門外之治義斷恩

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

焉

周禮甸師注云王同姓有罪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周禮注云刑于隱所也

議親

周禮八辟一曰議親之辟

無有不禁

月令雖有貴戚近習無有

不_禁理親

禮

織剝

禮公族之罪其在織剝亦告于甸人

有致刑于甸人

公素服哭

之如其倫之喪無服

恩雖切於棣華

法宜除于蔓草

親哭之

骨肉之恩無絕

孔列

第東都

讓皇帝憲初帝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子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玄宗為

太子常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盡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

業坊中歧二王居為宗室雋宗室涵簡素忠謹為宗室雋從帝按舞

萬歲樓讓皇帝常從帝按舞萬歲樓帝從複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實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

從容曰從複道上窺人之私恐士不自安日失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食乎帝遽止謂力士曰王於我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

西土樹神

惠莊太子搗初生武后以母賤欲不齒以示浮屠萬回回詭曰

此西土樹神宜兄弟后喜乃畜之宗姓無良傾敗相仍褚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

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息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

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馬周疏曰竊觀今諸將功臣等為我東賢者保傳之陛下所與定天下

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它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既覆而後車宗室標的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改轍也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為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略

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

為最賢

唐史

江夏郡王道宗

從秦王討賊王登玉壁城以

望謂道宗曰賊怙衆欲戰爾

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剋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之衆憚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銳食盡氣老可不戰擒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夜引去追戰滅之帝將討高麗道宗請以百騎度遼規形勢約其還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處謁帝如期乃詔與李勣

為前鋒濟遼拔蓋牟城賊救至道宗與君又領騎纔四
千虜騎十倍皆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
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為
前君當清道迎乘輿尚何待勸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
賊營左右出入勸合擊子弟國之根源吳兢改右補闕
大破之帝乃咨美本傳

臣誣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不
殊速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

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
毀以陛下為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
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宵臆可為寒心且
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

問子弟孰賢

霍王元軌太宗嘗問羣臣曰朕子弟孰賢
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

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前代孰比對
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帝由

是遇厚地尊禮絕

永王璘

為宗臣表

李勉

宗所託

常樂公主曰諸王國

懿親宗

王子王孫

唐文粹杜牧阿房官賦

忝屬籍

許王元名高宗欲授元名大州

辭曰臣忝屬籍豈以州郡為仕進資邪

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也

宗室

宰相贊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其餘號賢宰相秦隋棄親侮賢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一

術存

杜甫別李義

生值聖時蔭分天屬

元稹代李中丞謝官表

龍種自

與常人殊

杜甫哀王孫高帝子孫盡高準龍種自與常人殊

本枝根株乎萬代

廟賦

帝宗千里駒

宗室嵩始為枝江丞荆州長史張東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

不倨于貴

江夏郡王道宗晚學
接士大夫不倨于貴

皇子既長分院而居中

人押之就夾城參天子起居

家宅日進膳引詞學士入
授書謂之侍讀唐宗室傳

諸孫多則於宅外更置百孫院

天子歲幸華清宮又置
十五百孫院于宮側宮

人每院四百餘百孫院亦三四十
人禁中置維城庫以給諸王月俸

少沈敏有識量

河間元王

孝恭少沈敏有識量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
徒食人孽賊也請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寇若獲

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
之由是所至輒下唐本傳

進荆湘總管

統十二軍發
夷陵破銑二

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
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濟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

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
江鎮戍見艦舫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即覘候往

返以引救期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封建

八

離棄附

白夾輔藩屏

宗子維城之固

本枝磐石之安

五等開封

周乃寵諸

兄弟七王建國

漢則祚及子孫

故周室將遷

必依晉鄭之國

漢家保定

亦因

齊楚之功綏麟趾之族

廣犬牙之封

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

傳昔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云云

建立子孫藩屏社稷

漢書高皇

懷柔天下以親屏

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若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

十有五人

武王克商

建兄弟之國十有五人

厚骨肉之恩

重山河之誓

茅土同姓以封

禮以

脈膳之禮親兄弟之國

周禮

離棄杖杜

刺時君不能親其宗族也晉人

葛藟

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

道垂綏族

義爽

昵近

昵親也

骨肉

將離

不親九族

枝葉將落

無庇本根

無縱斧於棣華

宜庇根於葛藟

不迪

書今商王受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迪道也言接之不以道也

義先立愛

仁不遺親

遠間

親逆傳

所謂六

小忿

傳王將以狄伐鄭富辰曰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

若之何也親離存愛

禮

晉自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

晉無公族

成公即位乃立之

將枝葉之有庇

豈蔓草之難圖

展親將藉

於屏周

不弟詎同於克段

棄親用羈

單獻

孔議封建

蕭瑀帝問瑀朕欲長保社

稷奈何瑞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有明効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名臣講封建始唐興疏屬畢王至

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杜

佑之言曰

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長短而為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

遲而後已故為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土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為功故其為患也短周有

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

柳封建論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晏

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淮南征北

移書論封建

劉晏避地襄王永王

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

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瑄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官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

太宗

即位舉屬籍問大臣

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

遠非大

非聖人之意

柳宗元封建論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

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賈誼痛其將亂晁錯憂其必危

文粹李翰漢祖呂侯

五等論過當啓陵替之端怙強連交爭之兆賈誼痛其將亂晁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望朝廷忿忌此其所以為計

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

柳宗元封建論

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萑弘者有

之天下垂蓋無君君之心余以謂周制其守宰不制其

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耳

王侯

同上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王侯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

除也黃霸之明審汲黯之簡靖同上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

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救土崩

之難莫如建諸侯

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有鎮帥古諸侯比也宗室贊唐

白孔六帖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三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貢生臣孔繼峰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三十八

唐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宮殿
禁門 二

禁衛
馳道 四

苑囿
登遐 六

君臣
社稷 八

君臣相信
念良臣 十

君臣問疾

十一

舊君

十二

制誥

十三

宮殿

一

行宮
落成

製造
焚燒附

奢

儉

白其始也取諸大壯之象

其終也落以斯干之詩

壯王室

廊帝居

順

晦明而朝啓夕閉

易寒暑而夏清冬溫

壯麗之規

飛動之勢

雲構

金鋪虹

亘梁

虬負擔

美哉輪焉奐焉

禮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易大

履耽耽

欒櫨

鷺雀相賀

淮南子曰大厦成而鷺雀相賀

豐約之折

衷

杏梁

藻枕

朱甍

青甍

實實

廣大也

枚枚

蓐密也

祕宇

宸居

彤軒紫柱文榱華梁斯飛之制禮以大为貴者宮室之量也有以

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承明殿漢殿名靈光殿魯

歷金門上玉堂解朝重轅音老今館舍一邊便殿離宮三十

六所離宮別館三十六所選宣室漢上幸宣室在未央殿之側輦道相屬

蒲宮在前葦蒲為殿執戈在前行宮周禮宮車轅門帷

止宿險阻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御車以表門惟官則設旌門謂王晝止若食具帷宮則樹旌以表門也

黃帝有合宮堯有二宮管子湯受命於鑣宮墨子周有蒿宮

秦有斬年宮漢有未央宮沛宮林光宮甘泉宮萬歲池

陽壽宮建章太一思子宜春宮後漢有南宮胡宮桃宮

魏有鄴宮吳有太初宮

此諸宮皆範金合土為之以為貴也

紫微玄武宮

並

名三輔記曰

京兆有步高宮長安有望遠宮

望仙宮

元封三年起

集靈宮

漢武

置巡省

曜華宮

梁孝王作

養德宮

趙王如意宮號

武帝置宮張羽旗以

禮神

幽房昭臺

並宮名

長安有馭娑宮

逍遙宮

慕容造

逃夏宮

春申君造

祈年延壽宮

長安有

層城殿

在長安華林園中

朱雀

黃龍

並殿名在洛陽

洛陽有嘉德徽音殿又有九華百福殿

景福延休

並殿名

制造時惟農隙

民有子來

定之方中作為

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

美術文公得其時制人悅之也

層構室

瑰

材 崇制規遵王度

經始勿亟

周室百堵並作

漢宮

千門洞開將侔大壯之象

必考定星之期

雖欲克壯宸居

亦可式遵時制

萬

載不傾

整勞永逸

畫參中景

夜考極星

奢詭制建章宮

漢制建章宮千

門萬戶

丹楹刻桷

傳曰魯莊公丹楹刻桷御孫諫曰侈惡之大也

未央壯麗

漢書蕭何

修未央宮上怒其壯麗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何以重威且無命後世有以加也

窮泰極侈

文選跨周法

木衣綈錦土被朱紫

文選

使鬼為之則勞神

矣使人為之則苦矣

史記由余謂秦穆公曰

不度

不

為之者勞之

者逸極棟宇之規

陋百王之制

峻宇雕牆

大禹誠

雖表萬乘之尊

恐勞兆人之力

秦始阿房

殿紂瓊室夏桀瑤臺

土無舊質

木失本形

儉卑宮

室

夏禹

闔閭室不崇壇

宮室卑庠

無觀臺榭

晉文

茅茨

不翦土階三尺

唐堯

儉而不陋

匪雕

匪刻

去泰

去甚

木無

雕鏤足以避燥濕

不傷財

不勞人

雖儉德而則然

在儀刑而

未可既未折中

是為偏下

落成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

落之

宮室成祭之為落

棟宇厥初

取諸大壯之象

宮室云畢

落以斯干之詩

禮

廟成則釁之

殺牲釁之

路寢成則考之不釁

考之謂設盛食以樂之

焚燒栢梁既災越無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

文選東京賦

靈光

歸然獨存

吳宮火焚鸞巢魯司鐸火

左傳司鐸官名

濟濡帷幕

鬱攸從之蒙茸公屋

以濡物蒙屋

傷人則止財可為也

季桓子

孔鑿池起山務極侈

竇璡遷將作大匠詔修洛陽宮鑿池起山務極侈浮費不勝筭太宗

怒詔毀之飛山宮

魏徵帝作飛山宮徵上疏曰

建離宮清暑

闕立德太宗幸洛陽詔立德按爽塏建離宮清暑乃度地西山號廣成宮宮成煩慎不可居帝廢之翠微

玉華

又營翠微玉華二宮

馬周曰

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

子居之而在內大安中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

不足焉願營雉堞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

修復洛陽宮

戴胄帝將修復洛陽

宮甬上

宿羽高山上陽

韋弘機初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宮徙洛中橋於長夏門廢利涉

橋人便之天子乃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歎其美詔即其地營宮本傳

侍宴披香殿

蘇世長侍

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殿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朕所營曰臣但見傾宮

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為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為足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宜刈奢淫復朴素

今即其宮加飾焉欲易其亂得乎新唐本傳

雍和殿

上敦睦九族諸侯王為盡友愛既即位於十六

院起雍和殿上每幸與諸侯王鞠擊合樂錫賚有差進士司馬樞為雍和殿賦指詞不工志一時之實東觀奏

記 **宮殿風微燕雀高**

杜甫

發卒治

張玄素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元

殿玄素
上書

奉天宮

韓瑗傳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上疏極言時人喜之

造蓬萊上

陽合壁等宮

張文瓘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壁等宮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

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

集賢殿

張說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賢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遂為

集賢殿

宮觀臺榭盡居之矣

魏徵曰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

興復殿寢裁

制有宜

王徽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觀焚殘園陵皆發掘鞠為丘莽乘輿未有東意詔徵充大明官留

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使徵外調兵食內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裁制有宜即上表請帝東還

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

薛收奏王入觀

隋宮室且嘆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奢侈收進曰峻宇
雕牆殷辛以七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

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是察奢虐是
矜死一夫之手為後世笑何此能保哉王重其言足

庇風雨戴胄曰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乾
猶不謂晚何憚而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

陽畢功隋人解體玄素諫曰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
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

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
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

卒興同歸於廣溫泉為華清宮房瑄玄宗有逸志數巡
幸廣溫泉為華清官環

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瑄資機筭詔摠重城深宮燕私而
經度驪山巖巖別藪為天子遊觀

居元結時議曰今天子大為殿宇魏少游肅宗幸靈武
重城深宮燕私而居杜鴻漸等奉迎而留

少游繕治宮室少游大為殿宇幄帟皆象宮闕諸王公
主悉有次舍供擬窮水陸又有千餘騎鎧幟光鮮振旅
以入帝見宮殿不悅曰我至此
欲就大事安用是為稍命去之
浴堂殿棟壓裴延齡它

齡曰朕所居浴堂殿棟將壓
念易之未能也餘見錢門
營三陽宮於嵩山興泰宮

於萬壽山

武三思后春秋高厭居官中三思欲因此市
權誘脅羣不肖即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興泰

宮於萬壽山請太后歲
臨幸已與二張庖侍
撤毀層觀廣殿張玄素曰天下

務儉約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
殿皆撤毀之天下一口頌歌
作離宮游獵五代南漢

繼指揮使暨彥贛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
故時劉氏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

諸宮凡數百
不可悉紀
複道邃廊西都推基峻砌同層簷廣厦飛

楹走拱

並李
白賦

曼宇疎楹通軒竝廡

並舍
元賦

丹墀文陛

之內
杜牧

制倒影入於朱戶

文粹李華舍元殿賦天先流於紫庭
倒影入於朱戶又階瑩冰級瓦數鱗

差又隣斗極之光輝過天漢之
波瀾又雲薄萬拱風交四榮

飛觀齊白日

韋蘇州擬
古詩漢宮

南北對飛
觀齊白日

文檉綺栢

日就殿以文檉綺栢
為材景龍文館記

殿瓦鴛鴦拆

秋日送薛
明府杜甫

新宮

李賀能文善樂府卒于太常年二十四
夫人鄭氏一夕夢賀曰上帝遷都於月

圃創新宮故召與文士數輩共為新宮
記又作凝處殿使集纂樂府宣室志

帝果有宮室之

玩李賀小傳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
耶帝果有園圃宮室觀閣之玩耶

延英奏事

唐制
坐宣

政殿宰臣立侍紫宸殿奏事畢坐延英奏事自前
殿喚仗入便殿為入閣唐末五代初御前殿為閣
迨暑

宮

后造寔暑宮說上疏曰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柰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劔戟示人以

柄臣竊為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御苑東西外無禁垣內有榛叢猛獸所伏暴慝所憑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願為萬姓持重及時旋軫深居上京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羣生莫不幸甚后不省後貶欽州張說傳

雖露坐庸何苦

張玄素上書臣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為轂行不數里

輒壞別數百人齎較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以數十萬工換其餘可知已帝顧玄齡曰今玄素言如此雖露坐玉堂珠殿五代劉襲好奢侈悉聚南庸何苦玉堂珠殿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作九龍

殿

以一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五代馬希範

玉宇璇階

雲門露闕李華含元殿賦

攀星納

月

玉女攀星於網戶金城納月於璇題李白

淒涼大同殿

杜甫

自古帝王宅

城闕閉黃埃
李白對酒

禁門二

白周禮掌舍掌主會同之舍設車宮轅門

王行險阻處次車蕃御車

以棘表門

為壇遺宮棘門

王止平地築壇起土壙比為宮棘門以戟為門

惟宮旌門

王食息張帷為宮以旌表門

無宮供人門

謂王行有逢遇若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人為門

闔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

王有五門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

國門幾其出入監門由闕右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也

乃立臯門

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

注王郭門曰臯門應門正門也

太子梁

王至司馬門不下車

張釋之為官車令追止劾不敬通籍漢武令從官給事大父母

得通籍失闌

王嘉以侍郎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注云戶止也時有闌入而嘉失之不

司馬門也 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揚雄解嘲

夜開宮門

漢石顯君房欲取信於上

嘗使諸官先奏恐漏盡宮門閉請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言顯專命矯制夜開門天子笑以書示顯顯因謂曰陛下過任小臣羣下無不嫉妬事類此非一後有譖顯者不信也曹植

乘車馬行馳道開司馬門出

太祖怒坐公車令死由是重諸侯科禁

孔宣

政牙闔不啓

張仲方拜常侍李訓之變大臣或誅或繫翌日羣臣謁宣政牙闔不啓羣臣錯立朝

堂無史卒贊候久乃半扉啓使者傳召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關喚仗

重門內注

唐文粹李

華舍元殿賦重門
內注複道潛移

居有重門擊柝之衛

李嶠上書曰元
首之尊居有重

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
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

不可逕入

韓愈復志賦君之
門不可逕而入兮一

門百夫守

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沉沉一門百夫守無藉
不可尋晶光蕩相射旗戟翩以森孟先生詩

不得橫入禮興門

李德裕獻替錄德裕為相初見事日
令御史臺榜禮興門朝官有公事見

宰相皆由牒臺待朝退後從龍尾道出
不得入禮興門於是禁者始靜難跣集

開則先外後內

闔則先內後外

城門郎掌京城皇城官殿諸門開闔之
節奉管鑰而出納之開則先外後內闔之

則先內後外啓閉有時不以
時則詣閣覆奏唐百官志

天門沉沉

邈不敢詆
牛僧孺策

禁衛

三

警衛 主守

搜索

關入衛門籍 行馬附

白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詩環列之

尹楚穆王使滿崇掌環列之尹環衛警衛 申當警備

注申勅官中令備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注設君服離衛陳守衛也祈父司馬非其

人故詩刺之警衛周禮宮正以時比官府次舍注舍諸居守舍以諸

仗直廬也夕繫櫟而比授八次次主宿衛廬也晝三巡夜三警警擊守鼓

古刀反漢衛尉掌官門屯兵官衛士於垣下為區廬區廬今伏宿屋也出入周

衛之中 厭承明之廬漢武賜嚴助書周廬千列衛尉七兵設

在蘭錡文扞撮行夜士 警晝巡夜 宿衛 黑衣之

缺史趙左師觸警言於太后曰臣賤息舒祺最少願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幸得宿衛十有

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子虛賦誰何何問也禮主守周禮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抱闕侯嬴隱於夷門為抱闕者為卒

梅福變姓名限以外內不可踰也察其出入何莫由斯

閤人掌守王之宮門以時客閉閤者禮曰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

刑人夜不納帝後漢邳惲為上東門侯帝獵夜還惲拒門不開令從者見面於門惲曰大明遼

遠不奉詔帝乃還從中東門入明日搜索左傳閉門

而索客謂搜索奸人也露索霍光自上官謀後出入自慎引見言事者先露索然後召見蕭望之

不肯 闌入 衛門籍附此 臧會讒於臧氏臧昭伯使逐之反犇

執於季氏中門之外季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

臧氏老

左傳

射中苑門

漢鮑宣為右扶風坐怒吏成信信

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卒闌

入上林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

闌內罪人

嚴延年為侍御史劾大司

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屬車天子車大司農自訟不干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不移書官門禁止大司農

而令得出入官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法死注云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官門禁止不得入也

失闌

王嘉

字翁仲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戶止也

通籍

董賢幸於上雖休沐不出願董賢幸於上雖休沐不出願

官殿中

除籍

魏其侯竇嬰不好黃老太后怒除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嬰字王孫

漢元令

從官給事官司馬門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從官者及虎賁羽林太官太醫是也

行馬周禮掌舍王之會同設控柅

再重

注控柅行馬也

門施

晉成帝美顏舍素行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又

魯定為先祿大夫位

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

孔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

姜公輔德宗在奉天帝知羣臣

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

戴胄曰

今宮殿足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晚

萬

乘之行必具葆衛

張仲方曰萬乘之行必具葆衛

分衛兵護第

裴度及病創一

再旬分衛兵護第

周廬更呵

唐文粹李華舍元殿賦周廬更呵市以環衛

建衛對營

李庾東都賦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唐儀志夫

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

同上

夾峙禁省

署宇分部夾峙禁省杜牧原十六衛

年長彊直能糾劾者為之

朝堂置引駕三衛六十人左右衛三衛年長彊直能糾

劾者為之分五番有引駕仗飛六十八人以仗飛越騎步射為之如三衛皆帶刀捉仗而立號曰立門仗唐志

宿衛不可闕

蘇瓌徒同州刺史歲早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

給足則不闕番不見省

衛兵至三日不食

蘇瓌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

凡朝衛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

號衛內五衛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衛為之

二曰親仗以親衛為之三曰勳仗以勳衛為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為之皆服鷩冠緋衫袂五曰散手仗以親勳

翊衛為之服緋純柄襦繡野皆帶刀捉仗列坐于東西廊下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間號曰內仗以左右金

吾將軍當上中郎將押之舊唐志

禁衛之師以備巡警

陸贄奏議

製翠旄於

華蓋之角

杜甫南郊賦製翠旄於華蓋之角葦黃屋於鈞陳之星

天子之居禁衛

九重

孫伏伽帝敕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為社稷生

人計也

深固官闕以衛不測

韓愈直諫表自古天子皆有深固官闕以衛不測事故而

出必烏先相風鼓以數里命有司禁道闕將士閑輿然後出之尚懷兢慄今陛下輕為車騎不嚴龍威臣恐社

稷危於垂堂矣

馳道

四

白絕馳道

成帝為太子詔急召太子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上遲之具

狀對上悅後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

沒入車馬

翟方進遷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

校尉陳慶勳

以令行馳道

鮑宣為司隸校尉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幸園陵官屬以

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鈞止丞相掾沒入其車摧辱宰相下御史中丞至司隸官欲捕從事從事閉門不

納宣拒閉使者無人臣禮大不敬

坐主守

曹植子建嘗乘車馬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怒公車

令坐死由是

孔改馳道

狄仁傑帝幸汾陽官為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沂玄以道出妬女

祠下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邪止

其後帝壯之

稽擁車騎

宋璟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崑谷曰真丈夫哉

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恬等官環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狩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

端而如砥

唐文粹杜甫南郊賦馳道端而如砥

警蹕於繚垣之內周

行於馳道之中

元稹諫駕幸溫湯狀

溫泉有佳氣

馳道指京城韋應物四禪精舍

寶馬橫來下建章

香車却轉避馳道長安道同上

苑園

五

白天苑

禁苑

上苑

小苑

君園

上園

周開

靈園

漢立上林

廣百里

天子苑

容萬乘

漢上林苑

繚以周牆

文選

制同

梁鄒

梁鄒古天子苑田名

義合靈園

並文選

因原

東都賦云因原而作苑

跨谷

西京賦云上林苑跨谷彌阜也遭數為囿值林為苑養獸漢舊儀上林苑中養

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鈎楯所職鈎盾官也掌小苑之果木詩王在靈囿麇鹿

攸伏言鳥獸得其所樵蘇往來無忌文選文王之囿與人共之晉書

七十里囿人以為小孟子齊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以為小寡人之囿方四

十里人以為大何也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人共之人以為小不亦宜乎今君之囿人有殺其麋鹿

者與殺人罪同則是以四十里芻蕘者往見上立思賢以

為陷阱人以為大不亦宜乎

招賓西京記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開博望以通客孝武立子據為太子開博

望苑以得其時制採周法覽漢以假貧人東觀漢記詔有司京

通賓客

師果園悉築鹿園虞之非正公羊傳云築鹿園有園矣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八十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山林蕪澤與人共之虞之非正也罷苑馬以賜貧人漢武養馬

苑不禁樵採池籞希御幸者假與貧人斫竹以繩縣連禁御不得往來律名為籞

在水巾作室可以捕鳥鳥入則捕之此宣詔也毋收藁蕭何謂上林多空弃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

為獸食上怒械擊之梁苑梁孝王東苑方三百里實陂池而勿禁長洲苑

枚乘諫吳王曰漢上林不如長洲之苑上林廣成苑可壅關者賦貧人後漢

安帝詔甘泉三輔黃圖甘泉苑起仙人觀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入扶風凡周匝五百四十

里上林漢舊儀上林苑中廣長二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周禮雍氏禁山

為苑

今禽獸自得其性也

以網為周法

音祛長揚賦法遮禽獸物

始皇欲大苑

園

優梅諫曰善多縱禽獸於中寇從東方來今麋鹿觸之始皇乃止

武帝廣開上林

南

至宜春鼎湖御宿也

築土為園植木為苑

亦曰養獸為園草木為苑

帝王之盛

豫遊其中

地控皇居

池分太液

樓臺先曙

鶯花早春

漢修靈園

揚雄諫而不聽

般遊有禮

好樂無荒

人且放於芻蕘

魚則安於

蘋梁孝之靡

魯恭之奢

栖龍之岫

落榛之巖

鴈池兔園鶴洲鳧渚

並孝王所有

苑戲九尾之禽

三足之鳥

高望漢平

並苑名

桑梓苑

在洛

陽桂林苑

在建康縣北

雙觥共觝之獸五色九苞之禽

皆苑有之

鴻德苑

桓帝延德元年置

孔御苑東西二十里

張說久待中宗
暹暑三陽宮沆

秋未還說上疏曰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扁禁內
有榛叢谿谷猛獸所伏暴慝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

不肅厯蒙密乘險熾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
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願為萬姓持重苑樹通堤

唐文粹李庾東
都賦苑樹通堤

菰織蒲紉芡贄菱羞

西都賦其中則御
水分溝昆明下流

在野決溉入宮環洲菰織蒲紉
芡贄菱羞渚戲玄鷄沙眠白鷗

泛舟苑池

閣立本太宗
與侍臣泛舟

苑池見異鳥
容與波上

宣華苑

前蜀王衍
起宣華苑

表禁苑閑田募耕

顧少
連為

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
田募耕以便民間武力

宴雍州父老于上林苑

貞觀
十八

年宴雍州父老于上
林苑賜粟帛太宗紀

城上春雲覆苑墻

杜甫曲
江對雨

苑中作

層觀

以望昭陵魏徵餘見諫諍門

起毬場苑中

武三思是時起毬場苑中詔文武三品分

朋為都帝與皇后臨觀崇訓與駙馬都尉楊謹交注橐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訾人苦之

翠微官籠

山為苑

唐地理志

鋤治禁苑

元載賜死披東都第鋤治禁苑

填池壅捐苑園

以賑貧人

辛替否上疏曰陛下嘗欲填池壅捐苑園以賑貧人今天下之寺無數一寺當陛下一官

禁苑在大內宮城之北

唐六典禁苑在大內宮城之北北臨渭水東距滻川西盡故都

城禽獸蔬果莫不毓焉若祠禴蒸嘗四時之薦蠻夷戎狄九賓之享則蒐狩以為儲供焉武后作興

泰宮於萬安山

盧藏用武后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曰陛下離官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

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而奉己也且頃歲穀雖頗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巡幸訖靡休息斤斧之

役歲月不空而又廣京都苑四面監掌所管苑面官館
宮苑臣恐下未易堪

息之事
唐六典 **上林置令** 掌苑園池之事凡食果進蔬
苑 苑以供朝會祭祀奉養進御上 **京東**

苑 總監苑官館園池之事凡植果以豐甘旨樹蔬
以修畜聚雖禽魚卉木莫不總而思之同上 **苑總**

監 凡苑諸面所有壞缺將作不修補者修補之苑內閑
廐及諸繕造處斧斤等應須修理每日少府給其工

人并鐵炭之
屬六典注

登遐 六 山陵 國忌日附

白天子曰崩 禮 告喪曰天王登遐 言若 憂天崩 祀國人
有憂天

崩 **宮車晏駕** 晏車 初崩 建聖哲違世貽法 傳先王違
時也

法又云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並建聖
哲著之話言告之訓典而後即命以遺後嗣
天祿永終

天奪九齡

文王

三后在天

言登遐而精神歸天

兆人孺慕萬國縞

素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
舜典三載四

海邊密八音

過絕也密靜也四夷絕樂三年

顧命

周成王將崩作顧命臨終之令曰顧命

遺詔

漢文臨崩作遺詔命令薄葬制三十六日之服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君薨百官

總己以聽于冢宰

天子寢於諒闇八音遏於四海

並西征賦叩心也

行號巷哭

並劉琨表

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

山陵天子七月而

葬同軌畢至

傳

橋山之葬弓劍

黃帝葬於橋山南空棺無尸唯劍舄在

天

崩而憂祀國龍去而哭軒臣

黃帝於荆山下鑄鼎成乘龍上天小臣挽持龍鬚墮

之畏威靈而不敢西向

山海經曰窮山際有軒轅邱射者不敢西向畏黃帝之威靈也

遵七月之禮畏百年之神

大戴禮孔子曰黃帝死後人畏其神百年

盜長陵

一抔土

漢張釋之曰後有人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罪焉

堯葬穀林

見帝紀

舜

葬蒼梧

象耕鳥耘

容衛靈輿

歸聖魂於東岱引靈駕於西

陵魏武帝謁廟拜陵

晉王道字茂引自漢魏已來羣臣不拜山陵道以元帝脰同布衣匪唯君

臣而已每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道始

銅雀臺

魏武遺詔令起銅雀臺美人作

樂對西陵而起之

國忌日登遐之日

違世

如喪之情

如喪三考妣

載四海過密八音

絕樂於四夷也

明標邦式

祠部式圖

攀龍髯

之日

天忌

忌日不樂

孔昇真人

明皇自為上皇嘗玩一紫

玉笛一日吹笛有雙鶴下顧左右曰上帝召吾為孔昇真人未幾果崩明皇雜錄

夢日墮

上嘗夢日

烏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萬迴僧問曰大家即是上天時翌日崩酉陽雜俎

哭聲旬天百

鳥噪幽坎晝閑空靈輿

韓愈豐陵行

奉諱之日率土崩心

韓愈

慰國哀

歎憑玉以大漸

唐文粹蘇頌中宗謚冊歎憑玉以大漸

奄遺天命

德

輿德宗謚冊

長遊碧落

唐文粹王縉玄宗哀冊忽乘紫氣長遊碧落

掩璿暉

於離殿

褚遂良太宗哀冊

玉几奄及金縢遂愆

虞世南唐高祖哀策文

攀

帷宸以孺慕

范欽馬以
纏綿同上

厥疾大漸不寤不興

韓文順
宗實錄

彤

堦晶晶兮露驚月

玉座微微兮花掩塵
徐彥伯中宗哀冊文

即行宮作寢

章

昭陵寢宮為原火延燔而容祭瑤臺佛寺又故官在山
上乏水泉作者憚勞即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
員外郎楊於陵議曰寢宮所占在栢城中距陵不遠使
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栢城則故寢已燔
行宮已久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
輒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靜今大興荒廢嚙役密
邇非幽窅所安改之便形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為
之遷况有故耶今文寢災徙而宮之非無故也神安于
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他陵皆在栢城隨便營
作不越封兆內省易從帝重改先帝制還宮山顯

寢占山上

陳京昭陵寢占山上宦侍憚輓汲請更其所
宰相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為

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附忌月王琳神功初清邊道總管武攸宜破契丹凱還

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備而不作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為疑荀訥謂禮

有忌月自月而推則忌時忌年愈無理據白罷行香崔

也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凡國忌日內教

開成中為戶部侍郎白罷太常停習樂兩

君臣 七

白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錯易諸臣之位君天也天

可逃乎

子文孫歲尹克黃云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

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禮

忠臣不潔名事君不避難

有罪不逃刑

魏絳

養人如子

君道也

仰之如日月

臣之奉君

知臣

莫若君

君盤人水

孫卿子

近臣

漢嚴助為太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邱壽王主

父偃徐樂嚴安枚臯從車並在左右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誅司馬相等如數稱疾避事枚臯東方朔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而助寂先進孔君臣同德則海

內安

王珪太宗召為諫議大夫帝常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

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

尉遲恭贊曰

君臣相遇古人謂之千載

顧不諒哉

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

房杜贊曰

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君臣間無少疑長孫

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勳不足進焉無忌或有言無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當代名

臣人倫準的虞世南卒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

倫準的今其云亡石姜皎進楚國公議者譏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往事藩國短皎任遇太過帝以其

藩邸舊恩有以宣布之下詔曰殿中監楚國公皎純臣往事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于陵共學不過也

李勣武德二年李密歸朝廷乃錄郡縣戶口請自上純臣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

譴還第房玄齡貞觀末年以譴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青責

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良臣稷契臯陶也忠臣龍逢比臣意帝悟遽召于家

干也

魏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

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臯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以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祗取空名此其異也

帝曰

善 社稷臣

蕭瑀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

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

悉心奉上

裴炎詔送獄鳳閣侍

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

君臣相須

李珣杜悰領度支有

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珣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

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

以天下安危

自任

長孫無忌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

以聽綱紀設張此
兩人維持之也

追扈

崔縱遷京兆尹及帝徙幸梁州
追扈不及左右短縱素善懷光

殆不來帝曰知縱者朕也
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

良臣

袁高韋倫曰萬言勁
挺自是陛下良臣虧

君臣之嚴

姚崇跪奏十事先朝褻狎大臣虧君
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

賓禮大

臣

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
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

君者出

令者也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者也韓愈原道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李絳傳

上拔士論

杜如晦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
不可總數職陰刺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

不以勲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
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

君不虛授臣不虛

受

劉子玄武后證聖初子玄上書言君不虛授臣不虛
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

至都下有車載斗蕭德言高宗立拜為銀青禮遇隆重光祿大夫全給其祿遣通

事舍人即家致問乘輿至肅章門引見禮遇隆重由是晉府及東宮舊臣子孫竝增扶賜金上下情

隔陸宣公奏議君臣聖賢相維崔植長慶初拜中書侍

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

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

而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

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帝言之以邪佞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污曉曉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傳贊

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

不降而逮諸下

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反是而天下之所務繫焉幾矣故聖王屈己從諫君臣

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段平仲贊

社稷臣八

白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童汪錡

柳莊

衛侯哭柳莊曰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

也目送絳侯

漢文目送絳侯周勃曰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

亡與亡乃社稷臣方諸呂用事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大臣相與共誅諸呂適會成功乃功臣耳

汲

黯

上問汲黯何如人嚴助曰使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責育不能奪上曰然古有社稷

臣黯其柱石

漢昌邑王淫亂霍光憂懣問所知故吏田延年曰將軍為柱石昔伊尹相湯廢太甲

以安宗廟後世稱忠將軍

若能行亦漢之伊尹也

處不避汚

叔孫孔社稷計

陳

達始太子建成等闕間太宗帝感之叔達極意救辦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

為陛下乃

社稷計耳

戡定禍亂非公誰

杜甫國之社稷今若

無常奉明者守之

李金

李德裕以身扞難功流社稷

唐

有功於國

裴炎社稷臣

刁斗不聞

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林蘊上李相公

書乃置散地非所宜

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詔為

諸道都

統本傳傅說版築臣李斯鷹犬人歛起匡社稷寧復長

艱辛

李白

太宗社稷一朝正

漢官威儀重昭

忠臣之心

冬夜

洗社狄明府詩

壯夫之節

苟利社稷死無悔焉劉黃

李晟社稷功

韓混卒張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帝

曰晟有社稷功

君臣相信

九

白食以馭驥

人譖樂毅於燕王燕王按劍怒譖者而食樂毅以馭驥馭良馬肉也

蜀趙

雲

雲別傳曰初先主敗人言雲已北去先主以戰摘之曰子龍不棄我去頃之雲至矣

呈文書

魏車

駕幸許遠徐宣為僕射統留事主者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魯肅

張昭非肅謙不足皆

毀之權益重之

孝昭委任霍光

周紀曰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

哉大臣見疑

晉石苞為大司馬加侍中鎮淮南聞吳欲為寇築壘過水以自固帝謂羊祜曰苞果

有不順乎祐深明之其子為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益
疑欲討之隱其事先策免之苞詣闕後帝慙因謂曰卿
子幾破**孔虛心**温大有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
卿門徒它職上曰我虛心待卿何所自疑

展盡底蘊

親徵使還帝日益親或引至卧内訪天下
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洞**

然不疑

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觀太宗之責任
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

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
功致太平矣韋挺傳贊

趙洵

治術不為觀察使韓滉所
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

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
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聞不信也**龍顏**

英主

一品集謝不許遜官自古臣得其君最為難遇非
龍顏英主良平無以效其謀非日角聖姿寇鄧莫

能展
其志

念良臣 十

白漢宣賜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奉祭祀

大司農朱邑子

亦然祭征虜

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卒世祖每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聞鼓鞞之

聲則思將帥之臣

禮

名將

後漢賈復力戰傷創甚世祖聞之曰吾所以不遣君聞專

征者以其敢深入果夫吾名將聞其婦孕曰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妻之不令其憂妻子也

孔賜

膜皮

薛萬均卒帝後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勲舊忽呼其名豈死者有知冀

此賜乎因命取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

魏暮文宗讀貞

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楊汝士薦為右拾遺

老臣遺像

李晟他日與馬遂見延英帝嘉其勲下詔

曰歲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創見老臣遺像
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觀
往思今取
類非遠
宣宗追感元和舊事
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
孫必擢用杜勝以刑部
員外郎閣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其先黃裳永貞之
時深排姦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而授給事中東觀奏
記

君臣問疾 十一

白蕭何疾

惠帝自問云君若不幸
誰可代君何舉曹參

霍光病

車駕親臨問之

張禹

每疾輒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上親拜牀下禹頓首謝恩
因於牀前拜少子官禹曰臣有一女愛甚於男遠嫁張
液太守蕭育不勝父子私恩願
與相從即徙育為弘農太守
張湯
嘗病上親至舍
視病隆貴如此
包

咸為大鴻臚以論語授桓榮為帝師後病帝親問入門

吳呂蒙疾孫權在公安安置內殿治護萬方蒙有能愈

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則咄嘆夜不能寐中瘵為下赦令疾君視之

東首加朝服拖紳語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

也禮卿大夫疾君三問之及葬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

殯一往焉禮孔舒王持詔往視舒王謨於諸王最長帝欲試以事故拜涇原節

度大使時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謨持詔往視謨冠遠游冠御絳袍乘象輅馳馬飛龍士三百門府官皆

袴褶以從子儀手叩頭謝恩帝幸其第流涕李靖二十三年病甚

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杜如晦病詔皇太子就問

立詔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帝親問疾屏左右語加朝服拖帶魏徵

疾甚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帝悲懣拊之流涕問所欲鑿苑

垣以便候問房玄齡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日候增損高季輔感疾歸第有詔以

其兄鏡州刺史季通為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

舊君 十二

白反服禮哀公問曰為舊君反服禮與孔子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

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陳軫秦聲史陳軫至

秦秦惠王曰去寡人之楚思寡人乎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圭及病則作越聲今臣棄逐之楚能無秦聲乎

晉孫惠諫齊王曰

屈原故年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在北燕

違諸侯之大夫

不反服

為平不敢服前之尊君也

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也

禮孔以

君禮葬黎陽

李密帝遣使持密首往招李世勣世勣表請收葬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三軍縞素

以君禮葬黎陽故君

呂子臧隋大業末為南陽郡丞高祖入京師慰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及煬帝已弑帝

更使其婿薛君倚齋詔言隋所以亡諭之子臧為故君發喪訖即送款

懷祿不屑其榮文粹

李翰三名臣論樂毅葬趙趙王問圖燕之策樂毅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可謂

懷祿不屑其榮周身不違於道

古人言一心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

君魏文帝初授漢禪羣臣皆揚魏德惟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為人臣者罔念於

此可謂有百人姚崇張柬之等誅二張后遷上臣終節陽宮中崇率百官起居王公更

相慶崇獨流涕東之曰今豈涕泣時邪公禍自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

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

制誥 十三

白君命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禮 天書詔書鳳詔丹鳳封五色詔

紫泥掛詔書急宣王命天語宣布漢書黃霸次公為潁川守時上意於理數下恩澤詔

書霸宣布令人寬大之詔後漢侯霸君房為尚書令下人知上意也寬大之詔四時之令霸所建

后以施令告四方易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布德和令

禮尺一漢司隸校尉楊球為太尉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詔書許為尺一詔書

魏志青紙紫泥晉書視草漢報淮南王書帝常漢司馬相如視草渙汗其大號

孔夜被旨草詔書韋澳為翰林承旨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妥者即遷延須見帝開陳可否

未嘗不順納薄紙手作詔韋澳在河陽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薄紙手作詔賜澳曰

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為相也下書詔日數百陸贄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

報下書詔日數百奉天所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慟流涕

陸贄為帝言今盜偏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

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慟流涕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

勿謂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

李德裕其處報

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朕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謂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効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咨其切於事而能伐謀也

因誠風俗詔歷詆羣有司

元稹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

切感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為士類皆薄稹內不平因誠風俗詔歷詆羣有司以逞其憾

哀肅宗所

賜詔勅千餘篇上之

郭子儀為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

上之因自明詔曰王言不可存私家舊史高郢掌詔累年家無制草或謂

之曰前輩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潛草李白集序潛

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謹密草詔詔人無

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副本留中蘇頌自景龍後與張

謗恪言不入帝用疎之說以文章顯稱望略

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令別錄著

副本書臣其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頌

敘事外自為文章賜渤海詔張九齡會賜渤海詔而

齡為之被詔輒成詞旨豐美許景先詞旨豐美得渾瑊制曰渾瑊

為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瑊用韓信故事制切機要鄭

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欽哉切機要鄭

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畋思還詔書張獻

不淹辱成文粲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恭遷

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還詔書苦爭獻恭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答復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上遂不徙杞

作詔籍其前請帝署可

安樂公主光艷

動天下侯王相臣多出其門嘗作詔籍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

斫臺送獄手詔喻免

時安樂公主與長寧安定三家斫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臺侍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為手詔喻免同

上 刺史縣令謹宣奉行

陳子昂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

言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壁耳

書詔叢浩

杜讓能僖宗狩蜀為翰林學士方闕東兵興調發綏徠書詔叢浩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

重之 筭帝倚

當草詔書辭不如旨

韋弘景召為翰林學士蘇光榮為涇原節度使弘景

當草詔書辭不
如旨罷學士
絨鑰前後詔敕
陸元方卒有一押生平所絨鑰者歿後家人發

之乃前
後詔敕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一詞
陸餘慶遷鳳閣舍人后嘗命草詔殿

上恐懼不能得一
詞降左司郎中
裁可占授
劉稹之擢中書侍郎方是時詔令叢繁稹之思致華

敏裁可占授
少選可待也
嚴促
李又遷修文館學士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人草定家藏詔書

李靖五代孫彦芳
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
下沛然之詔

房玄齡上疏曰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
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即臣死骨不朽
訓誥溫麗

王涯遷工部侍郎涯文有雅思
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業定
誥詔皆援準古誼
齊澣為中

書舍人誥詔皆援準
古誼時號解事舍人
慰邊將傷痍者曰傷居爾體痛在

朕躬

封敕武宗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善其如意

李德裕進太

尉制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

封敕劉稹平李德裕以定策功進太尉時敕草其制

曰謀皆予同言不他惑學士門

以筆塗詔

李藩王諤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諤可兼宰相

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書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何以筆塗詔邪藩曰勢

迫矣出今日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

罷統軍用麻

鄭綱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加統軍比綱

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書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持以寵文場邪遂著為令

也帝悟罷

始復闕隴書詔夜數十

劉瑑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闕隴書詔夜

數十雖投筆遽成辭皆允切

宣告于廷大風雷雨拔樹

劉瑑傳豆盧瑑者與崔沆

皆拜同平章事是日宣告于**寶書**盧從愿課為天下
廷大風雷雨拔樹未幾及禍**寶書**第一寶書勞問**將**

相除徙皆內出制

王佖故事將相除徙皆內出制故號白麻至必以責罷遂中書進制**焚**

而易于為益昌令鹽鐵官推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
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寬
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自
焚之觀察使素**試息兵詔**張昌齡召試息兵詔少選成
賢之不劾也文帝大悅戒之曰昔禍衛滿

岳矜已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無一番紙墜**
于前副朕所求乃教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北路藩鎮王鎔朱全忠怒引軍攻鎔次元氏鎔詰其屬
曰國危矣奈何周式請見全忠可以口舌罷也許

之全忠迎折曰爾公朋附太原今無赦矣即出書示式
曰嗣昭在者宜速遣式曰王公所與和者息人鋒鏑間

耳况繼奉天子詔和解

草詔馬前

許敬宗檢校中書侍郎駐蹕山破賊命草

無一番紙陞北路乎

詔書下零翳澄駁

張柬之傳初易之等誅後中宗猶監

詔馬前帝愛其藻警由是專掌誥令

國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

唐宗廟帝嘉納之是日詔書下

零翳澄駁咸以為天人之應

詔出執不下

袁高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命舍人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周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羣臣願

食其肉且不厭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

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

不奉詔命

盧羣准西吳少誠擅決司洧水

溉田使者止之不奉詔命羣臨詰

宣致詔詞

董晉五月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羣臣賀實

參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
攝中書令臣參病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詞

進退

甚詳訓辭温厚

崔元翰實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温厚有典誥風

腕可斷麻不

可草

韓偓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

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

劉蕡策曰

自陛下御寓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翠錦池飾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德宗即位乃先下詔贈后曾祖祖父一日封拜百二十七人詔制皆翠錦池飾以殿馬負

載賜其家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

崔羣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羣曰

我為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為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

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

朱書御札

五代李琪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

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為國討使

官皆給告身

五代劉岳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

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其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得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給告身自岳始也

白孔六帖卷三十八